

高枝文学百家

张黎明 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高校文学百家

张黎明 主 编

王 静 副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济南

主编：张黎明
副主编：王静
编委：贾永生 江帆 李兆祥 史志兵
张坚强 梁勋 王静 张黎明

高校文学百家

张黎明主编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印刷者：山东邹平县供销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印张 280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5329—0520—9

I·456 定价 4.50元

鼓励编写多种笔法，
以优美的文笔为人师表；
带动校园文学的发展，
促进校园文学的繁荣。

题写于“中国晚报名人文学函授大学”

刘绍棠

1990.7.12

序　　言

已是秋天了，窗外的太阳和霭怡人，清馨的空气与祥和的乐曲充盈房间。《高校文学百家》先读为快。掩卷低徊，如醉如痴，欲歌欲泣。

朋友们向我讲述着他们的故事，诉说着他们的悲伤，他们的忧愁，他们的喜悦和欢乐。我感受到他们的真诚和质朴。

一百颗心脏一起跳动，这是何等辉煌的乐章，何其优美的舞蹈呵！请大家同我一起来感受这种艺术的氛围，来深味这种人生的真谛。

年轻是美丽的！作者朋友们多是风华正茂的文学新人，他们的作品，透露出虎虎生机。感受他们、理解并接受他们，会使你感到同样年轻，同样充满生命的活力。

同作者一起，我体察“花哥”、“嫂嫂”、“母亲”、“老憨”们的命运，品味人类“真纯的微笑”；同作者一起，登黄山、走海南，白杨林、太阳岛，我吟唱“风景这边独好”。“西部风景线”，让我忘却“孤独”；“神奇的刀杆节”，令人忆起“七彩的童年”。诗人们年轻的歌声更使我激情鼓涨，让我想起“黄河”，想起“人生”，想起“老街”，想起“友情”，想起“北方雪恋”和“黄昏星”……

《高校文学百家》，全书三卷共一百五十八篇作品，虽不是篇篇得道，章章出类拔萃，但其整体功力，是足以代表目前国内高校文学水平的。我之所以如此评价他们，还在于我深深爱着他们：他们都是编辑，平时总是伏案而作，不求问达，默默地为他人做着嫁衣。

高校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而随着近年来高校校报事业的崛起壮大，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者，更是被吸引到校报这块圣地。翻阅本书你就会发现，作者中有许多是中国作家协会或各省市分会的会员，有些名字早已是被大家所熟知的了。

最近又有人提出“校园文学”的概念，而本书的编者则已高举“高校文学”的旗帜走到了前面。本书的出版，而且还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高校文学的空白，凭此，足以确立其意义和价值。

秋天，是收获季节。所有善良的愿望都会开出鲜艳的花朵，一切美好的祝福总要结下丰硕的果实。让我们踏着时代的节拍，与作者齐歌共舞。

阿 红

1990年9月于沈阳

目 次

- 题 辞 刘绍棠
序 言 阿 红 (1)

小 说 卷

- 1、嫂 嫂 赵晓峰 (1)
2、花 哥 胡乃武 (12)
3、母亲的心 杨鲁宁 (25)
4、失 落 古绪华 (35)
5、老 憨 高宇平 (39)
6、铁嘴赵鼎 柴继光 (42)
7、心 债 张季峰 (52)
8、邻 居 段 为 (54)
9、女院长 刘新乐 (56)
10、车 上 方 悅 (65)
11、义 瘾 姚启明 (67)
12、归 史志兵 (71)
13、竞 选 李建林 (76)
14、补考生 王小智 (79)
15、分 房 王耀廷 (86)
16、卖水豆腐的姑娘 池平青 (89)
17、孤 独 者 郑培亮 (92)
18、在水房 李明德 (95)

- 19、“辣”媳妇 王淑琴 (98)
20、“STAND up” 李宏芳 (101)
21、梧桐树下 战雅生 (103)
22、土地 李阳春 (105)
23、姓愚的人 陈永棣 (107)
24、马路舞台 许春槐 (113)
25、一片钥匙 申明 (116)
26、小心眼儿女人 韩品夫 (119)
27、左宗棠进疆 贾永生 (122)

散文卷

- 28、真纯的微笑 白丁 (134)
29、风景这边独好 刘利 (140)
30、读山 龚明金 (143)
31、铺满霞光的小桥 苏咏鸿 (147)
32、桥 徐松林 (150)
33、我的山猫子 李小成 (153)
34、往事漫忆 郑晓 (156)
35、哦，那片小白杨树林 高德军 (158)
36、心花 潘耀良 (160)
37、秋船 李亚雄 (162)
38、扶车人 施亚 (164)
39、七彩的童年 殷堰工 (166)
40、咏冬 黄笃干 (168)
41、老山魂 张东波 (170)
42、哦，你这秋风 李芳银 (174)

43、闪光的落果	杨瑞华(176)
44、寻梅	陈新(179)
45、孤独	黄海(181)
46、我的祖母	苗丽(183)
47、海魂	陈荣祥(186)
48、拉网号子	范垂声(189)
49、我的记者梦	刘杰(192)
50、兰花情	程东峰(195)
51、我多想是男的	温安东(197)
52、儿时生活的回忆	李训予(200)
53、街景	阎卫华(203)
54、一件难忘的小事	王治家(205)
55、路边的梧桐树	吴晋云(208)
56、一颗令人怀念的红枫	易利华(211)
57、又见橡胶林	杨文杰(215)
58、家乡的秦渠水	韩义(218)
59、蒙顶雅趣	苏鹏(221)
60、大峡谷之行	李锐(224)
61、神奇的“刀杆节”	杨清心(227)
62、乐山随笔	柳姿(229)
63、长春观见闻	甘汉祥(231)
64、窗前那块小地	马重阳(233)
65、哦，州城槐香	胡俊海(236)
66、滚滚长江嗟远逝	杨绍浦(238)
67、岭下，那一片菜园	李端生(242)
68、散步清华园	储佩成(246)

- 69、泉 情 栗健生(250)
70、玉龙山茶 张庆和(255)
71、故乡纪行 赵兰群(258)
72、榕树，榕城，榕城人 陈家顺(261)
73、清风潇洒话翠竹 黄世荣(265)
74、海南散记 刘 强(268)
75、西部风景线 郭长新(274)
76、在太阳岛上 赵业隆(277)
77、谒海瑞墓 商 量(280)
78、黄山游记 黄悦新(285)

诗 歌 卷

- 79、巴山路 木鱼 黄河 耿 立(291)
80、北方雪恋 城市的两种成分
 兽之魂 城市癔症 张黎明(295)
81、元旦，1990 淡水之交
 老街 猎 江 帆(302)
82、生日 冬天，在一盏灯下
 老人 一个人和他的影子 吴新宇(308)
83、在屋里撑开油纸伞
 去年，走过一条情人路
 生日 黄昏星 张坚强(314)
84、四月细雨 江南
 石拱桥 黛玉 郑华均(320)
85、五月 若是 读《桑戈尔诗选》 谷 凤(324)
86、天桥 水泥

- 感觉你天 娟来到这个城市 吴元成(329)
87、春天的风 惆怅场 宋伟(333)
88、作品2号 作品3号 作品7号 马德生(336)
89、历史 人生 致L 晓虹(338)
90、春思 梁柏夏(340)
91、绿色火焰 陶泽元(341)
92、古陵阅雪 夜的情愫 王立成(343)
93、给她——和舒婷的《致橡树》 卢义忠(345)
94、秋叶 肖遥(347)
95、致友人 向大海 宋健荣(348)
96、风化石 我的小窗
 一首诗里的松竹梅 落日 张永光(352)
97、等待 流泪的恶夜
 曾丢失过 永恒的岁月 圆月(354)
98、阅读人生 成熟
 我奔进爱的世界 吴云达(358)
99、四月的风 丑女 哑巴 背篓 包谷(361)
100、肖马 失败 回想 围困 宋虹(369)
101、老屋 侯车厅
 独木舟 走进深山 陆珊(373)
102、寄妈妈 友情 无题 郑之新(377)
103、潮 我们注定要分手 无题 朱继君(380)
104、草原八月 草原日出 草原之夜 张秉政(383)
105、祖国颂 兰元(387)
后记 编者(395)



●赵晓峰

嫂 嫂

一缕鳞状的褐色云，不知什么时候从背后飘来，慢慢地附丽了皎洁的明月，眼前嫂子的坟墓以及连绵起伏的黄土地上，月光象透过浓密的杂树斑斑剥剥地洒落着，天空也变得阴

重沉沉。我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痴呆呆地望着脚下焚烧的、但偶尔又被微风卷出火星的慢慢冷却着的一堆褐色灰；远处偶尔传来一声子然而悠远的犬吠，除此之外，就是一种无法比拟的沉寂；倘若嫂子能听到，我真想对着苍天高声呼唤：嫂子，我可怜的嫂子！

东方露出了鱼肚白，我调转身子，朝家中一步一步地挪动，两腿象是断了腱子，踩出去总觉有点不稳。回到院子，我推开了嫂子住过的窑门，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但一切都给人以空的冷的难堪。我上炕，头枕着嫂子那个装着荞麦皮的枕头，仿佛孩提时静静地躺在嫂子温馨的怀中。

嫂子整十八岁那年，从沟西边的杏树坳嫁到我们红柳渠。那是我娘去世的第二年，我整五岁。我达（达——方言，父亲的一种称呼。）下世更早些，他们的模样我确实记不清了，但对嫂子，我是怎么也忘不了的。连她肩膀上长的两颗小薅痣之间的距离，我都能估摸得不差一厘米。

真的，高山出俊女子。嫂子长得确实俏极了，她那脸蛋才真正是标准型的瓜籽形脸；一双粗黑发亮的辫子比她那大襟红布衫还长出大半尺，上了年纪的人都说嫂子的眼睛比后山那湾娘娘泉还要柔静；尽管她生在这土瘠人贫的黄土高原，但艰辛的劳动却使她出落得象仙女一样窈窕；遗憾的是她没有见过照相机，如果她能留下一张照片，那杂志封面上的风流明星见了，准会自惭形秽。相形之下，哥哥实在有点寒碜；他干瘪而且多病，尕尕的，比嫂子矮了半截。屯子里没有老婆的男人背后议论：“可惜一朵牡丹花让猴子糟践了。”上了年纪的人嗟叹着说：“这都是老天搭配的，好女子甭想嫁个好男人，好男人难娶个乖媳妇。”

常言说：小姐身子丫环命，嫂子结婚三年多了，没有生过孩子，屯子的人都说怪嫂子。其实，我总认为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哥哥身体羸弱，而且‘发摆子’（疟疾），一年四季，百病缠身，没有一天吉利过。当时，也没有钱让嫂子去城里的大医院检查过，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说明全怪嫂子呢？但至今，在我们屯子里人的心目中，都知道我嫂子是个不会生孩子的女人。对这事，嫂子好象也默认了。从嫂子娶进我家以后，我就一直由嫂子照管；早上，她给我穿衣戴帽，晚上帮我曳袜曳裤；脱了开裆裤的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每次大小便前后，我都要提着裤子让嫂子解开、再系上；自然，我离不开嫂子，嫂子也很爱我。

记得我刚刚上学那年，从开春到夏收前，没下过一场雨，大地、空气干燥得象要着火一样。全屯子种的千百亩麦子，都稀稀落落地烤干在田里；午饭后，嫂子蹲在院中的大青石旁磨着镰刀。放了忙假的我闲着没事干，就拿舀饭的铁勺端着水，不停地给嫂子磨镰的石头上擦着水。

“老人都说久旱有大雨。下午，我先把自留地里那七零八落的麦穗割回来，万一下场大雨，咱就早些种上谷子、糜子。”嫂子边磨镰刀边对久病虚弱的哥哥说。

“对，咱家没有劳力，一切都靠你一个人，是该提前动手的；下地时带上草帽和水，这天气毒热毒热的。”哥哥关心而又内疚。

“嫂子，我和你一块去割麦。”我说。

“天太热，你和你哥在家里。”

“不，我要去嘛！”

出了门，一条能行一辆轱辘车的上坡路，直达我家的自

留地，我跟在嫂子后面。为了畅快，我脱下布鞋提在手中，光脚丫子踢着车辙里被碾细的黄土，搅起股股尘烟；一会儿，我脚烫得受不了，想起了凉凉的下雨天，穿上鞋赶上嫂子问：

“嫂子，你说天上为什么不下雨？”

“大概是咱们这儿人把上帝得罪了？”

“上帝什么都管吗？”

就在这时，迎面走来一位和嫂子年龄相差不大的妇女，怀中抱着一个穿花布衫的小女孩，手里还领着一个刚刚会走路的男孩，尽管她累得满脸是汗，嘴里仍然甜甜地念叨着：

“乖乖，再走两步，让娘歇会儿。”给人以美满、充实、惬意的感觉。和我说话的嫂子突然缄口不语了，她凄楚地低下头，泪水潸然而下。虽说那时才七八岁，但我心里明白，嫂子一定是羡慕别人，为自己没有孩子悲伤呢。

“嫂子，孩子也是上帝给的吗？”我拉着嫂子的手问。

“哦，孩子也是上帝给的。”嫂子的泪珠和汗水交织一起，无声地朝地上滴着。

“嫂子，你不要哭，咱们家不要孩子，孩子不好，拉屎拉尿都在炕上，可脏可脏啦，我和哥哥都不喜欢孩子的。”

“呵，咱们不要，咱们家不要孩——子——”嫂子哽咽着。

深秋的一天，嫂子娘家捎话说，嫂子娘病了。嫂子蒸了三个菜子油包子，把一个包子掰成两半，给我和哥哥一人一半，剩下的两个包子拿着去看娘。我也和她一起去了。过西沟河里的独木桥时，嫂子背着我，我发现了她肩上长着两颗小嫣痣。

“嫂子，你肩上长嫣痣，我为啥没有？”我伏在嫂子背上问。

“背上、肩上长痣的人都是苦命人，嫂子肩上的痣，那是上帝标的背别人的记号。”

“那我长大了背你好吗？”

“好、好，但愿嫂子将来真能享你的福。”嫂子欣慰地说。

到了沟西杏树坳后，天都快黑了。嫂子紧攥着奄奄一息的娘的手，聆听着娘那断断续续的嘱咐。

“咱们乡里人，娶媳妇图的是祖上不断烟火，人样长得再好顶啥用；不会生孩子的女人要学会忍受，尤其要学会顺从男人，不要求得别人对自己的同情、怜悯，要准备着辛苦地、默默地走完一生……”

又过了一年。

早春二月，下了三天绵绵细雨，田里麦苗长势喜人，绿油油的。家家户户都忙着给刚刚起身的麦田锄草松墒；一天，听说后山镇来了一位名医，治‘发摆子’有特效。嫂子早出晚归，整整忙了五天，锄完生产队里按劳力划的五亩麦田，还锄了我家自留地里那四亩麦地；尔后，用筐子挑着正月初大母猪生的两个猪崽，去后山镇上卖，顺便打听了那位名医的住址。第二天，嫂子拿着卖猪崽的十块钱，用我们红柳渠家家都有的独轮车，推着哥哥翻三十多里山路，去后山镇求医。十块钱抓了六付中药，哥哥服完药后，病不但没有减轻。而且就在这年秋天离开了我们。哥哥临死时对嫂子说：“叶儿（嫂子的小名），我不能再累赘你了，我委屈你了，你对我兄弟俩的恩德等来世再报。有两件事我要托咐给你：第一件，毛毛是我家唯一的根苗，你再苦也要把他拉扯大；第二件，你来

我家没享过一天福，我死后，你一定要再成个家，只要人家身体好，心眼好，能帮你干活，我在阴间也就……”

“别说了，都是我不好，我对不住你。”嫂子打断了哥哥的话，痛哭着。

为了给哥哥买口棺材，嫂子连她几件换洗衣服都卖了。

这年底，我也考上了初中。上初中要去后山镇上，报名费、书费哪里有？仅仅剩下的一斗玉米和不足二斗高粱，我和嫂子就是顿顿喝稀的也难维持到新麦上场，何况住校上学要背馍馍，天天吃纯粮，粮食哪儿来？人常说：男过十二做家主，我都十四岁了难道还有脸让嫂子养活？

正月二十八那天，嫂子大清早起来后，来到我住的窑里说：“毛毛，早饭在锅里，你起来就去吃，我去沟西边娘家串串，下午就回来。”嫂子一走，我穿上衣服，洗罢脸，吃了饭。找出斧头，安镢头把子、擦铁锹，叮叮咣咣忙活了一个上午。趁土壤还没解冻，嫂子还没回来，我就一个人用独轮车子给麦田送肥。推了三趟，我浑身出了汗，热得有点受不了，就脱掉棉衣，只穿着嫂子织的白布衬衫。第四趟肥刚刚倒在地里，就看见嫂子包着头巾从屯子北边颠颠跑跑地赶来了，她夺过我手中的独轮车丢在一旁，直愣愣望着我好半天，突然把我紧紧搂在怀中，轻轻抚摸着我满是汗水漉漉、通红通红的脸庞。

“毛毛，谁让你干这个？感冒了，明天去学校报名就要耽误了。”嫂子一串泪珠掉下来，我的脸颊热乎乎的。到家后，嫂子急忙帮我穿上棉衣，又扣好扣子。

“毛毛，被子、褥子，嫂子年前就给你拆洗干净了，晚上我给你烙馍，明儿个早上我送你去后山学校报名。”